

通鑑史料別裁

第五册

資治通鑑補

三十一—六十七卷

首都圖書館編輯
學苑出版社出版

資治通鑑補卷第三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二十三 起陽朔三年盡永始三年凡九年

孝成皇帝上之下

紀陽朔三年春三月壬戌隕石東郡入 夏六月潁川鐵官徒申

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

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事皆伏辜 秋王鳳疾天子數自臨

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

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奮憤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思補錄

大夫晉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晉自代

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晉敬鳳卑

恭如子故鳳薦之八月丁巳鳳薨九月甲子以王晉為大司馬車

騎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安定太守谷永以譚失職勸譚

辭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冬十一月丁卯光祿勳

于承為御史大夫永定國之子也

漢陽朔四年春正月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人足

之本也先帝勸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開者民彌

情意向本者少趨末者眾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

勸農桑出入阡陌以勞來之書不云平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其勸

之哉 二月赦天下 夏四月雨雪 秋九月壬申東平思王宇

薨字宣帝

以少府王駿為京兆尹駿吉之子也先是京兆有趙

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

三王 閏月壬戌于承卒 烏孫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

為弟口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康

居安日使賈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於是西域諸

國上書願復得前都護段會宗上從之城郭諸國聞之皆翕然親

附會宗為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永聞其老復遠出以

書戒之曰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萬里之外以身為本

辛鴻嘉元年春正月癸巳以薛宣為御史大夫時御史大夫缺谷

永言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御史大

夫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少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其法律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思補錄

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

公之節無私黨游說之助唯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從而用之 二

月壬午上行幸初陵救作徒 師古曰徒人之在陵後作者 以新豐之戲鄉為昌

陵 師古曰昌陵水之鄉也 奉初陵 上始為微行從期門郎及私奴十餘人

皆白衣袒帻帶持刀劍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

縣日泉長楊五柞關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張安

世四世孫放也放父臨尚敬武公主 敬武公主元帝妹也地也 生放

放為侍中中郎將當時寵幸無比故假稱之初安世子延壽延壽

子勃勃子臨世以謙儉傳家故家雖極富而德望功名累葉不替

至放得幸於上又娶許皇后女弟下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

服飾號為天子裏婦皇后嫁女太官私官竝供其第兩宮使者冠

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自是驕悍而張氏之聲望衰矣 三月

庚戌張禹以老病罷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賞賜前

後數千萬 夏四月庚辰以薛宣為丞相封高陽侯京兆尹王駿

為御史大夫宣少時為不其丞邳邪太守趙貢甚悅之令妻子與

相見曰貢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也 貢君薛宣字也至是果拜相宣

即除趙貢兩子為史然宣為相官屬譏其頓碎無大體不稱賢也

王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上以音自御史大夫入為

將軍不獲宰相之封六月乙巳封音為安陽侯 初丙吉既以丞

相封博陽侯而長子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人

出取齋衣吉聞之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

商者必顯也及吉薨顯嗣於甘露元年坐酎祭宗廟類 音騎至司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一 四 恩補

馬門不敬降爵為關內侯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言臣少時為

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

吉見皇曾孫遭罹無辜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復作胡組養視皇

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

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遺書

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

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

少內齊夫白吉曰食皇孫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

吉即時病軼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褥燥溼候伺組徵卿

不得令晨夜去皇孫遂蕩數奉甘糝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

躬功德已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邀其報哉誠其仁恩內

結於心也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

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已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

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

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徵文降爵臣愚以為立復其爵邑以報其先

人功德不省至是詔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封其孫昌為博陽侯

國絕三十三歲而復續 冬黃龍見真定 是歲匈奴復株累單

于死弟且麋胥立為搜詣若鞮單于遣子左視都韓王駒雷斯侯

入侍以且莫車為左賢王

壬鴻嘉二年春上行幸雲陽甘泉 甘泉宮在雲陽縣 三月博士行大射

禮 古者天子講侯大夫士皆有大射之禮博士所行士之射禮也 有飛雉集於庭歷階登堂而解

雉首 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一 四 恩補

央宮承明殿屋上車騎將軍音待詔寵等上言 其人名寵 天地之

氣以類相應謹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

紀氣 師古曰謂季冬之月雉雉雞乳 經載高宗雉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 師古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解籠已曰雉雉王正更事故能雉妖而致百年之壽今雉以博士行禮之

日歷階登堂萬眾睢睢 師古曰睢睢仰目 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

府太常宗正與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詣告曉人具備深

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罷問詔音曰聞捕得雉

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 師古曰言人放此音復對曰雉故欲為變異者

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調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

右阿諛甚眾不待臣音復調而足公卿以下係位自守莫有正言

如令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法臣音當先受

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
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
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
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
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謂注老母音自指其母而言言今日
復罪老母且將不可
何能更忠於太后 宓謀於賢智克已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
災變尚可銷也 初元帝儉約涓陵不復徙民起邑事見二十九
卷元帝承光
四年起涓陵即延
帝起初陵陵也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地謂中記昌陵
在霸城東將作大匠解萬年使陳湯為奏請為初陵徙民起邑欲
二十里 自以為功求重賞湯因自請先徙冀得美田宅上從其言果起昌
陵邑為萬年湯得罪
昌陵張本 夏徙郡國豪桀資五百萬以上五千戶于昌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五 思補樓

陵 五月癸未隕石於杜鄴三 六月立中山憲王孫雲客為廣

德王中山憲王福靖王勝之元孫也地節元年福堯
子懷王修嗣五年三年修堯無後今立雲客 是歲城陽

哀王雲薨無子國除城陽景王章傳
國十世至雲

大石鳴聲隆隆如雷聞二百四十里野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

略等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 王

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
曰黃圖云明光宮
在城內近杜宮 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水澗地理志澗水出鄠縣
東南北流過上林苑

入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羽蓋編之張周帷周帷解之四
得 越歌師古曰插棹皆所以行船也令執插棹人為越歌也插
謂棹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謂之撻越歌為越之歌 上幸

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衛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

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起土山漸臺又為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
室屋象白虎殿也 於是上怒以讓車騎
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劇以謝太后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賈
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澧水曲陽侯根
驕奢僭上赤墀青瑣紅陽侯立父子藏匿盜得亡命賓客為羣盜
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省戶禁門也補
註二人謂司隸

京兆又賜車騎將軍首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劇相
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強上一身沒
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師古曰
行刑謂 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謂侯指商根
等師古曰令
待詔命 是日詔尚書奏文帝詠將軍薄昭故事見十四卷文
帝前十年 車
騎將軍音藉臺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
實無意誅也 秋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 初許皇后與班婕
妤皆有寵於上上嘗游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
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
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張晏曰楚王
好田獵姬為
不食鳥獸之內故
樊姬事楚莊王 今有班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為婕
妤賜姓曰衛其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
應劭曰平原縣在東南五
十里有陽阿故縣也考異曰五行志作河陽王俗元趙后外傳
及荀紀亦作河陽外傳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
阿作河或為河陽皆後
人所妄改耳今從之 悅歌舞者趙飛燕師古曰以其體
輕故曰飛燕 召入宮
大幸有女弟合德復召入妾性尤醜粹左石見之皆噴噴嘆賞右
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在帝後披香博士後宮女職掌曰此禍
也連姓也○淳音關 曰此禍
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許皇后班婕妤皆失寵
於是趙飛燕許皇后班婕妤皆失寵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六 思補樓

於是趙飛燕許皇后班婕妤皆失寵

後宮晉及主上冬十一月甲寅許后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宮在后

姊謁皆誅死親屬歸故都后姊滿為平安剛美夫考問班婕妤師古曰班婕妤

使鬼神有知不妄不臣之想如其無知想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

其對救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久見危乃求其養

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簪

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廣漢郡高帝分蜀郡置屬益州師古曰逆

寺取曰墓風俗通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

甲鴻嘉四年秋雨魚於信都長五寸以下勃海清河信都河水

溢勃海唐州清河唐貝州信都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

舍四萬餘所平陵李詩奏言漢紀二十三年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一漢紀二十三七

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

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

數言百姓可哀上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師古曰處業謂安廣漢

鄭躬黨與浸廣犯歷四縣眾且萬人州郡不能制冬以河東都尉

趙護為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

旬月平遷護為執金吾賜黃金百斤是歲平安安侯王譚薨上

悔廢譚使不輔政而薨也乃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

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漢制別將軍置幕府得舉吏魏郡杜鄴時為郎素善車騎

將軍音見晉前與平阿侯有隙即說晉曰鄴聞恩深者其養謹愛

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師古曰戚近也此棠棣角

弓之詩所為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師古曰

母弟公子誠有寵於其父桓公景公立城濮而奔晉事在春秋議

昭元年故經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師曰稱弟罪秦伯也

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

德獨兼國龍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陳竝為弼疑師古曰分

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即今陝州縣也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故內無感恨之隙

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

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丞相御史及車騎此明詔

所欲必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如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之發

於至誠則孰不說諒音甚嘉其言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

重鄴乙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火戊午皇后園南闕火考異

行志及荀紀二火三月河南街郵樹生枝如人頭眉目鬚皆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一漢紀二十三八

具但無髮耳師古曰髮髮下上欲立趙婕妤為皇

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

通語東宮歲餘乃得太后指許之夏四月乙亥上先封婕妤父臨

為成陽侯諫大夫河間劉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

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

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今文尚書泰誓曰

水火于王屋流為鳥周公曰復哉復哉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

降威震怒降威震怒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

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

恐晚暮今乃嚮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

日對輔傳云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荀 天人之所不
紀梓作柱卑人作人梓今柱從漢書人傳從荀紀

子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其知之朝廷莫可壹言臣竊傷心不敢
不盡死書奏上使待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前古曰漢舊儀掖

為之主理婦 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
人女官也 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

祿勳瑯琊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
見擢為諫大夫輔以襄賈合上書言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

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月之閒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
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觸忌諱不足

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今天心
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

慘極之誅於諫諍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九

坐不若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
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

人有懼心精銳銷矣莫弱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師

日舜有敢諫之畏故言有虞 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惟陛
之聽也一日謂達四聰也 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減死罪

下留神省察上乃徙輔繫其工獄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減死罪

一等論為鬼薪應劭曰取薪於宗廟 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
早死不俟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

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與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
節為恭儉勤身博學破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救

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
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漢

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瑯 遷射擊校尉久之叔父成
門拜名曰夕郎黃門曰禁門曰黃園

都侯尚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
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為言五月

乙未封莽為新都侯莽傳以南陽新野之 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
中宿衛謹敦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裳振施賓客家無所

餘收賸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者更推薦之游者為
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慚惡音

聲 莽兄元為諸曹早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
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

于莽子宇莽使同日納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
當飲某藥比客罷數起蓋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曰因後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九

將軍朱子元無子朱博字 莽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
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王莽事 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大赦天

下皇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舍德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
庭彤朱而殿上樑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樑今闕東俗器物一

冕曰樑亦黑漆。形切皆銅香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皆冒

香同縣音休捐音稍切皆銅香黃金塗其頭也塗以金塗銅上

也白玉階師古曰階所 壁帶往往為黃金紅函藍田璧明珠翠羽
飾之服虔曰紅壁中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壁

車紅之形也其紅中著玉璽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 自後宮未嘗有馬趙后居別

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侍郎郎之得出入禁中者皆 昭儀嘗
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為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因泣下悽惻帝
信之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由是后公為淫恣無敢言者然卒

無子后嘗詐託有孕上媵奏云臣妾久侍宴私屢承幸御數月來
內宮盈貫月脈不流飲食甘美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辨天日
之入懷虹初貫日聽是珍符龍據妾胸知爲佳瑞帝得奏喜動顏
色答云姪體方初保護宜厚藥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懇
來上無煩媵奏口授宮使可矣後及誕期帝具浴子之儀后乃託
宮使王盛取他人子以入至宮門則子驚啼盛不敢入少選復攜
之而趨入子驚啼尤甚盛見后具言其事后泣曰爲之奈何時已
踰期矣因遣人奏帝云臣妾昨夜夢與龍臥不幸聖嗣不育帝但
宛歎而已光祿大夫劉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采
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
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
言常嗟歎之 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臣聞王者
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
朱均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
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洛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下
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短長以德
爲效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孝文皇帝登霸陵北臨廟廟音則近意
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
豈可動哉音張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
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
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釋之對詳見十四 孝文寤焉遂薄葬不

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
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齊陰耶
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
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秦泉宮祈年館下塋里
子葬於武庫皆無邛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
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志
孝之至也矣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師古曰防
杜預曰昌邑墳四尺記禮弓曰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古者墓而
縣西有防城墳四尺不墳今邛也東南西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
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師古曰墳者謂墳土也春秋葬天子墳高三
尺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棗草士四尺樹以槐
庶人無墳樹以楊柳師古曰孔子蓋用土禮 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臣
曰謂人立故仲尼孝子而延陵季子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
可隱附也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
下銅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
人膏爲燈燭人膏爲燭者人 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
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
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
至其下矣事見七卷秦二世二年 項籍燔其宮室營宇牧兒持火照求亡羊
失火燒其滅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
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
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闕甚麗發掘必速
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陛下卽位躬親節儉
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庫爲高庫下

庫即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
萬百餘死者悵於下生者愁於上臣甚憫焉悵古閑字憂病也以死者為
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
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唯陛下上
覽明聖之制以為則下觀亡秦之禍以為戒初陵之模宜從公卿
大臣之議以息眾庶上感其言初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卒
不能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度便
房猶在平地上漢書音義曰便房取他處土房中便坐也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
固取他處土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然脂夜作取土東山
且與穀同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
高敞旁近祖考初陵近渭陵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遷復故陵勿又西近茂陵

資治通鑑續

漢紀二十三

成帝元始元年

思補樓

從民便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
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如治日陵中有司馬殿門如生時制也臣瓚曰天子之藏中無司馬殿門也此謂陵上殿門及司馬門也時皆未作之故曰尚未加功師古曰中殿殿中止殿也司馬殿門也天下虛耗百姓疲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
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徒吏
民罷昌陵遷故陵而故陵勿起陵邑徙吏民也今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初鄼侯蕭何
之子嗣為侯者無子及有罪凡五絕祀高后文帝景帝武帝宣帝
思何之功輒以其支庶紹封是歲何七世孫鄼侯獲坐使奴殺人
滅死完為城旦先是上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久未省錄杜
業說上曰唐虞三代皆封建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齊之祀
與周竝傳太公封於齊至周安王二十三年始為田氏所滅召公封於燕後周而滅子繼弟及歷載不

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
受山河之誓百餘年閒而翼封者盡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
為愍隸死為轉屍應劭曰死不能葬故屍流於道墓之中以往師古曰愍隸者言為徒隸在可哀愍之中以往往
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憫詔求其後四方忻靡不歸心出入數
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徒設虛言則厚德掩息吝簡布章
吝斷也簡也言既詔求其後復斷而不封略而不問若如此必布聞於天下也 非所以示化勸後也雖
難盡繼宜從尤功上納其言癸卯封蕭何六世孫南緣長喜為鄼
侯南緣縣屬鉅鹿初陳平病將死謂人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
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及薨傳國至曾
孫何坐掠人妻棄市國除其後耳孫陳掌為衛青婿願得續封陳
氏然終不可得 立城陽哀王弟偃為王漢紀二十三 成帝元始元年 八月丁

資治通鑑續

漢紀二十三

成帝元始元年

思補樓

丑太皇太后王氏崩宣帝王皇后也九月黑龍見東萊 丁巳晦日有
食之 是歲以南陽太守陳咸為少府侍中淳于長為水衡都尉
咸治南陽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
司空為地曰木杵春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鈇鈇音大衣服不如法
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自絞死者歲數百千人久者蟲出腐爛
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
自奉養奢侈玉食然操持掾吏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
法公移敕書曰即欲各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
吏畏之豪強懼服令行禁止
丙永始二年春正月己丑安陽敬侯王晉薨王氏唯音為修整數
諫正有忠直節 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釋繹未至地滅師古曰釋繹光

采 乙酉晦日有食之 三月丁酉以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

軍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嘗退朝欲候其客樓護主簿

諫將軍至尊不立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

下久駐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掾曰不可彊諫反兩立閭巷商

還或曰主簿語商恨以他事逐去之 御史大夫王駿卒以京兆

尹翟方進為御史大夫駿少受易於梁邱賀經明行修有宰相器

及卒人以其不及封侯為恨前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

駿曰德非會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人服其有昆華與元皆參之

傳曰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 谷永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

故自曰臣聞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

永對曰臣聞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

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

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

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察易曰危者有其

安者也亡者係其存者也師古曰易下難之辭也言安必陛下誠

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宋蘇曰芻

於芻蕘文王詢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去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

食之今年二月癸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

二二而同月補注二二四也承上四發而言同一月而有大異二

關一字因悟新疑字亦非正文乃 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

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溺於酒

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豈上祭祭奉終祭享也二哲坐下

而

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

四方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什倍於前如謂曰謂趙李廢

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

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師古曰阱穿

拘繫人也亂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仲 榜箠瘠於炮烙師古曰瘠

馮曰言設陷人如阱耳余謂仲說星 榜箠瘠於炮烙師古曰瘠

封所作刑也青塗銅柱叩之火上令罪人行其 絕滅人命主為趙

李報德復怨主專也補注趙李謂飛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師古曰

婦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 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掠答服之

至為公正者建議効治也 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掠答服之

報謝別取財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

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

賁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帝好微行稱張宗聚儂輕無義小

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醉

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沈湎媠媠澗滑無別胤迺適樂師古曰胤

地適流道也 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官

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

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

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改

作昌陵役百乾谿費擬驪山楚靈王侈心無厭民不堪其後清於

日乾谿在謹 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感天饑饉

仍臻流散允食餒死於道師古曰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蓄

寫生無刃手一者比下其重兵以日改寺三度之也王夏言之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共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共

世師古曰大雅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己行有

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言帝之失行與夏殷周秦所以失者合漢興九世百九十

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

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

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

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下誠能昭

然遠席專心反道舊德畢改新德既章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

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

言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宴樂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

親難數言故推丞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丞自知有內

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

密適丞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丞敕過交道廢者勿追晉灼曰交

安六十里近延陵御史不及丞還上意亦解自悔初大將軍王鳳薦班

伯宣勸學召見伯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為中常侍時上方向學

鄭寬中張禹朝夕說尚書論語于金華殿中詔伯受馬既通大

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

弟為羣在于綺繡紈綺之間非其好也家本北邊志節慷慨數求

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

季羣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

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即拜伯為定襄太守

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

問耆老父祖故人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為供具執子孫禮郡中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十七 恩滿郡

益弛諸所寶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

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乃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吏分

部收捕及他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

還道病中風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

會許皇后廢班倖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為倖仔而趙飛燕為

皇后伯遂稱病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視事時富平侯

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服虔曰舉滿杯有

孟康曰舉白見醉飲酒盡不也師古曰謂引取也而飲或說舉

觴告白盡不也一說白者謂爵之名飲有不盡者則謂之白

韓文侯與大夫飲酒今日不備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談笑大噱

不仁舉白浮者是也釀飲酒盡爵也。釀音焦去聲。談笑大噱

師古曰噱音笑。噱乘輿帳坐張畫屏風畫綉醉踞姐已作長夜之

樂上以伯久疾新起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曰紂為無道至

於是虐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尙書秦誓之辭何有踞肆於朝

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

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孔穎達曰酒誥註云飲酒齊色曰酒

曰微子殷之卿士封於微爵稱子也殷紂諸亂天命微子作誥告

箕子比干而去其誥曰用沈湎於酒用亂厥德於下其其發出

狂吾家老遜於荒師古曰大雅蕩之事見尚書微子篇式號式譁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曰式號式譁解

讀作夜言詩酒誥呼以書作夜也流連言伴詩書淫亂之戒其原

詩之人嗷歎而涕泣流連也。譁音呼去聲詩書淫亂之戒其原

皆在於酒上乃唱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讒言放等不

憚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孟康曰

后宮名也庭林表宮中婦人官名也師古曰長信宮廷之林表也林表官名也庭非官名也後上朝東宮太后

風丞相御史求放過失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脩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宥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以縣官事怨樂府游微莽而使大奴駘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直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官中皆奔走伏匿莽自髮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乃止奴從者支屬竝乘權勢為暴虐求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患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於第不可得請免放就國考異曰敏傳云王音以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過惡音以正月乙巳薨方進以三月丁酉為御史大夫然則風丞相御史者疑非音也放傳又云上音薨皆書其罪故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其後比年數有災變但云上諸事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十九

故放久不得還璽書勞問不絕敬武公主有疾詔徵放歸第視毋疾數月主有瘳後復出放為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 卬成太后之崩也 卬成太后孝宣王即成侯故書成 喪事倉卒賦斂以趨辦上聞之以過丞相后以別孝元王皇后 冬十一月己丑策免丞相宣為庶人御史大夫方進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者上亦器其能壬子方進俱在十一月不宜重出故去之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 恩譯侯表高陵侯國於鄠邪考異曰方進傳丞相辭宣免方進亦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遂罷為丞相而前紀云秋八月方進免為執金吾蓋以公卿表云三月丁酉京兆尹方進為御史大夫八月貶為執金吾故致此誤也按公卿表所云者謂方進自三月為御史大夫至十一月而貶凡居官八月早已黑龍見東萊在去年九月谷永傳言之甚明而前紀亦載之於此年云冬黑龍見東萊蓋因陳鴻獲罪在今年故也漢春秋雖以諸吏駘駘光祿勳孔正黑龍之誤而方進貶官猶承荀悅之失

光為御史大夫方進年十三而孤給事太守府為小史號遲鈍不及事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蔡父大奇之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學問方進既厭為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愛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眾日廣是時清河有胡常與方進同經常本先進而名譽反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掾時還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後居士大夫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後為丞相司直上以為足任公卿先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治甚明為京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二十

兆尹能則恐有所不立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猛其為司直時丞相辭宣亦器重之常誠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至是果代宣為丞相方進既相思宣舊恩復薦宣明習文法律國制度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乃徵宣復其爵土加寵特進復尊重任政光褒成君霸之小子也 衛見二十八卷 領尚書典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創草草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 奸音 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首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上行幸雍祠五畤 建始二年罷雍五畤今以久 無遺廟并甘泉泰畤皆復之 十二月衛將軍王商惡陳湯

奏湯妄言昌陵且復發徙初湯請起昌陵邑既罷昌陵丞相御史

宅不徹得無復發徙湯曰昌陵邑中室未下人以問湯第

且願聽羣臣言猶復發徙之也又言黑龍冬出是謂元門闕微行

數出之應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不敬詔以湯有功免為庶人徙

邊上以趙后之立也清于長有力焉故德之乃追顯其前白罷昌

陵之功下公卿議封長光祿勳平當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

之科當坐左遷鉅鹿太守上遂下詔以常侍閣衛尉長首建至策

師古曰問賜長閣衛尉內疾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毒流眾庶

與陳湯俱徙燉煌初少府陳咸衛尉逢信官簿皆在翟方進之右

方進晚進為京兆尹與咸厚善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

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得罪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

雜問丞相御史咸詰賈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及為丞相咸內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五

懼不安乃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子夏既過方進臨

知其指不敢發言居亡何王商逐黜陳湯方進曰咸信之為九卿

皆因湯薦引乃奏咸信附會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皆免官考異

信免官皆在明年以是歲琅邪太守朱博為左馮翊博治郡常

後因陳湯事連言之令屬縣各用其豪傑以為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他非常博

輒移書以詭賈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軌行以

是豪強懾服事無不集 行永始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 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

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

祠泰一於甘泉夜常有神光如流星集於祠壇汾陰里子公孫涉

等見汾陰有光如綵上遂立后土祠于汾陰武帝十四年

黃龍見成紀始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敬備神光尤著祖宗所

幸雍郊見五時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敬備神光尤著祖宗所

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

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晉聲碎隱野雞皆唯

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

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

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詛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

恨之又以久無繼嗣冬十月庚辰上白太后令詔有司復甘泉泰

時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時陳寶祠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復

之是時上以無繼嗣頗好鬼神方術之屬上書言祭祀方術得符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五

詔者甚眾祠祭費用頗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于天地之性不可

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請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

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

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遂與輕舉登遐倒景仙人飛昇在大清

而上故覽觀縣圖崑崙九城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稔稔五時

其景則覽觀縣圖崑崙九城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稔稔五時

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廷者上善其言 十一月尉氏男子樊竝等十

三人謀反地理志尉氏縣屬陳郡應劭曰古尉官曰尉氏鄭之日鄭大夫尉氏亦以掌獄鄭大夫尉氏之邑故遂以為邑名師古

之官故為故耳應說見也殺陳留太守劫略吏民自稱將軍徒李譚稱忠鍾祖營順共殺竝以聞皆封為侯譚祖鍾祖山梁祖

日本紀云五人而功臣 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

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及汝

南都尉汝南太守嚴詵捕斬令等遷詵為大司農 故南昌尉九

江梅上書曰地理志南昌縣屬豫章郡昔高祖納蕭若不及從諫

如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陳

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

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危

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

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

茂慶賜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爵即得是以天下布衣各厲

志竭精以赴閭庭自街鬻者不可勝數師古曰漢家得賢於此為盛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聖 聖 聖

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

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師古

雅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王 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

能多賢人故邦國得以安甯也 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罷去南陽歸

道上書求報解傳謂行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

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

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事見三卷周報王七

之寶客叩關者則為之告注曰叩 繆公行霸由余歸德今欲致天

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

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

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實士

民之數能言之類至眾多也然其俊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

先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束帛香

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聖 聖 聖

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馭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

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

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師古曰戴鵲也愚者蒙戮

則智士深退聞者愚民上書多觸不急之法師古曰言以其所言

或下廷尉而死者眾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

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

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下之一矣故京兆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聖 聖 聖

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其臣而矯曲朝元帝初擢章為左曹中郎將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室家折道十之節結諫臣之

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除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壅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廣

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外威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卒言之三倍春秋水災

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成帝永始三年

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師古曰以斗為魁也斗身為魁使之驕逆

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庸書落語之辭也庸庸微小也言火始而小不早撲滅則至

出遊見隲士成公於道旁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敢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

不能折使耶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事出皇甫高士傳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三十二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漢紀二十四 起永始四年盡後和元年凡六年

孝成皇帝中

永始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大赦天下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夏大旱 四月癸未長樂臨華殿未央宮東司馬門

皆災 六月甲午霸陵園門闕災 秋七月辛未晦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庚申衛將軍王商病免 梁王立驕恣無度立梁孝王也至一日十一犯法相與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二 漢紀二十四 成帝永始四年

驗因發其與姑園子姦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書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宮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為之是

以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善之言應劭曰中善材善也存秋為親者諱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案

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臆斷獄無益於治道汗麟宗室麟音

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案事者乃

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言何為而自發舒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躡尋者謂尋其失言之後而尋其內亂之迹也

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安及王辭不服詔廷尉
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宜失誤之法著明也
明其事之不然而其有證驗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以也
也夫或謂誤入人罪師古曰使者還以也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以也
廣公族附疏之德師古曰使者還以也為宗室刷汙亂之恥甚得治親之
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是數司隸校尉蜀郡何武為京兆尹武

為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其為楚內
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兩龔謂龔勝龔舍皆薦之朝廷具為揚
州刺史時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武廉得
其罪聖懼自免去後為博士致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
子賓客為羣盜捕得繫慮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
死自是後聖始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七十四

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壬戌王商復為大司馬

衛將軍商去年以病免今復位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時 夏四月丁酉無

雲而雷有流星從日下東南行四面耀耀如雨自晡及昏而止

赦天下 秋七月有星孛於東井上以災變博謀羣臣北地太守

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五徵時序五徵即洪範之

鳴日蹇日百姓壽考符瑞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徵著鄧

熒範之常雨常暘常寒常風常飢常疫常眚也天見妖孽竝見

咎徵以明著人君之過也師古曰郵與尤同尤過也 妖孽竝見

洪範五行傳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孽孽則芽孽矣 讖籙孳臻終不改

寤惡洽變備不復讎告更命有德不降譴是也 此天地之常經
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
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八世高惠文景武昭宣元當陽數之標季孟康曰

末季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遭无妄之卦

運應動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无妄者無

妄引直百六之災厄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也初元元百六歲

有厄者則前元之餘氣也師古曰直百六之會也初元元百六歲

一統三統為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為一元一歲有陽九

謂早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

七十四歲為四百八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八十歲陽七

謂旱七年次七百二十者九乘入之數次六百歲陰五謂水

五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八八六

十乘又以此乘八五八五六十相并為一千二百歲于易七八不

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三四百

八十歲陽三三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百五十六年其

從歲兩個陽九年一個陰九年一個陰陽各七年一個陰陽各五

年一個陰陽各三年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五百六十人通為

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此是陰陽水旱之入數也

所以百八十八九六相乘者以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土

數互相乘也以七八九六陰陽之數自然故有九年七年五年三

年之 三雜異科雜焉師古曰雜謂相參也 建始元年以来二十載開羣

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

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圍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閉之處

乳神淫日有書曰罔有禮曰罔有禮曰罔有禮曰罔有禮曰罔有禮曰
穢之處圖者種菜地甲之處毛晃曰苑亦以養禽獸直曰街曲曰
巷 徵舒崔杼之亂 陳靈公淫於夏姬數如其室夏姬之子徵舒病
數如崔氏特伏甲殺之車並見左傳 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禁竝
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史記蘇令事見 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
憂臣承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期萌然後變見於上可
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蝶
黷宴飲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
朝觀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

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三者謂發行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

而吏不恤輿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永書曰

兵以火角為期蓋言已有傳曰饑而不損茲謂秦厥咎亡師古曰

之辭余按五行志蓋比年郡國傷於水災禾麥不收互損常稅之

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市怨趨禍之道也臣願

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奢泰之費流恩廣施振贍困乏救勸耕

桑以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中壘校尉劉向武帝置

尉掌北軍墨門之內上書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

歸古曰事見周成王母若殷王紂尚書無紂周成王

德哉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輿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陛

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師古曰從歷

賈治通鑑補卷三十一漢紀二十四四恩補樓

公十四年獲麟凡二百四十四年日食三十六謂隱三年二月己

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十八年三月二十日己亥

六月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傳五

年九月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己亥

歲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月丙辰十七年

六月癸卯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

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八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四

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

年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

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

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一年十

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辰星

於四仲出於太白經天而行太白陰星出東嶺伏東出無雲而雷

四孟為妖流尾蛇行不正為枉矢有榮惑襲月擊火燒宮野禽戲

枉矢夜光聲為天狗無聲為枉矢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於東郡星孛於大角大角以亡大

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於東郡星孛於大角大角以亡大

天王坐席也則字而伏及項籍之敗亦字大角孝惠時有雨血日

不昇故曰大角以亡食于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

大星如月西行眾星隨之此為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

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

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

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

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響世所同聞

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

之聲以崇劉氏故懇懇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

提災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

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設義書曰伴來

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

閉指圖陳狀上輒入之入謂召然終不能用也考異曰向傳云星

懷不能已上此奏按岷山崩在三年此奏云自建始以來二十歲

開而食入華二歲六月而一發則上此奏當在今年也胡旦亦載

之三年余按則向傳若在三年若以二歲開日入食為據則上

岷山崩為據則向傳若在三年若以二歲開日入食為據則上

莫實在去年然則向傳若在三年若以二歲開日入食為據則上